

白崇禧傳 (四)

費雲文 執筆
王成聖、黃啓武 校訂

(本文插圖刊第25頁)

輔弼統帥屢獻嘉謨

白崇禧足智多謀，尤關注戰略態勢，常有動關大計的獨到見解；而且能勇於建言，勇於任事，絕無鄉愿敷衍的習氣。抗戰期間，他以此輔弼英明的統帥蔣委員長，有卓越的貢獻，技略舉大要者數事。民國廿七年，中央在武漢召開軍事會議，研討今後對敵戰法。白崇禧以爲以我劣勢裝備對優勢裝備之敵，以我脆弱的空軍對優勢空軍之敵；如仍像淞滬、徐州等會戰採用正規的陣地戰，與敵軍硬拚，勢恐難以持久，於是白崇禧乃在大會中提出建議：

「應採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的戰法，加強敵後游擊，擴大面的佔領，爭取淪陷區民衆，擾襲敵人，使敵侷促於點線之間的佔領，同時，打擊僞組織。由軍事發展爲政治戰、經濟戰；再逐漸變爲全面戰、總體戰。以收『積小勝爲大勝，以空間換取時間』之效。」

當場，雖然有人顧慮游擊戰恐將發生「不肯犧牲，保存實力」的反作用，加以反對；但經過一番辯論，終獲通過，而爲蔣委員長所嘉納，通

令各戰區照案實施。

另，正在開會期間，太原失守。會議中也討論如何指示第二戰區處理善後的問題。當時，第二戰區部隊已紛紛渡過黃河，撤離山西，如此，則山西廣大地區將全部淪入敵手，不但與剛通過頒布的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的戰術相違悖；而且對整個抗戰前途大爲不利。因爲如此敗一陣丟掉整個一省，將來終無可退之處。白崇禧看勢態嚴重，立即向大會建議：

「由閻錫山司令長官統率所有隊伍，即於戰區內擔任游擊，不論任何部隊，不得退過黃河，否則以軍法重處。」

與會的人士中，有人以爲如此嚴令，是否能貫徹到底，對閻錫山是否有爲難之處相質疑，白崇禧堅決認爲閻錫山應爲部屬的表率，豈能例外？並且再從山西地位的險要與閻錫山在山西的深厚關係，分析說明貫徹此一命令，絕無問題，由於他的堅持，此案遂作定論，由軍委會頒佈實施。

民國二十七年冬，在衡陽舉行第一次「南嶽會議」時，乃就此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的戰術，擴大爲總體戰的戰略、國策，蔣委員長即席提出：

「政治重於軍事，游擊戰重於正規戰；變敵後方爲前方，以三分之一兵力於敵後方擾襲敵人」等訓示。乃於民國廿八年春，變更戰鬥序列，增設冀察、蘇魯兩敵後游擊區，派遣部隊進入敵後，加強游擊，擴大淪陷地區面的佔領，使敵困守點線。同時，各戰區也劃分前方若干地區爲游擊區，指定部隊從事游擊，打破敵「以華制華、以戰養戰」的陰謀策略。另爲加強戰地政務，成立「戰地黨政委員會」，各游擊區成立分會或區會。由各戰區最高軍事長官兼任主任委員，以期黨、政、軍一元化，確實合作；而使力量集中，發揮總體戰、全面戰的功能，打擊敵人，爭取最後勝利。

二十八年冬，白崇禧爲適應游擊戰需要，於軍訓部長任內蒐集資料，由該部軍學編譯處編成「游擊戰綱要」一書，分發各戰區、各軍事學校，作爲研討游擊戰的張本，和實施游擊戰鬥的依據。

我國海軍，以地域而言，分爲東北艦隊、渤海艦隊、粵海艦隊、江陰電雷隊；以學系而言，則分爲青島、福建、馬尾、廣東黃埔、江陰電雷學校等。由於內戰，所以海軍派系複雜，意見分

歧。當白崇禧兼任桂林行營主任時，即建議成立江防處，以江蘇無錫留美海軍中將徐祖善為江防處長，收容青島、馬尾、黃埔、電雷等校幹部暨學生，並在廣西梧州設立江防處指揮所，在柳州設立水雷製造所，加強廣東西江、東江、北江佈雷工作，阻止敵艦艇進犯。爾後擴充為粵桂江防司令部，仍以徐祖善出任司令，粵籍海軍准將陳錫乾任參謀長，海軍名將黎玉璽、王先登、楊維智、趙漢良、李北洲、陳慶堃、劉定邦、趙燕西等均為該部基幹之一，後亦為海軍建軍得力幹部。

抗戰中期，中央為統一海軍，集中力量，遂在重慶成立「中國海軍整建委員會」，直屬軍委會，從事整建工作。當時，美英兩國應允贈我艦艇，並由我選送海軍官兵，前往美、英學習新戰術與技術，俾能於學成後就地接收艦艇。因此，海軍整建會的首要問題，就是要決定考選留學生的辦法。

白崇禧受命為「海軍整建會」主任委員，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為副主任委員。傳說陳紹寬為保持馬尾學系，對整建會並不熱心，不但不願出席會議，甚至也不贊成讓馬尾海軍學校的軍官參加考選，白崇禧秉公誼私交，親自拜訪陳紹寬，曉以大義，勸其出席會議，通力合作。白崇禧說：「中央為欲統一海軍，增加實力，現有英美幫助，故有此舉。於此千載難逢的機會，為海軍的前途着想，應該毅然出席，以貫徹整建海軍之實現。」陳紹寬受感動，不但應允出席，就是馬尾學校軍官考選留學的事，也告解決了。不久，陳紹寬辭去海軍總司令職務，中央發表參謀總長陳誠

兼任，而以桂永清為副總司令，負責徹底整建海軍。

白崇禧除了兼任軍訓部長外，還兼任「校閱委員會」主任委員。民國廿八年以後，有一次他校閱成都空軍完畢後，有所感觸，即向軍委會提出三個建議：

第一個建議是成立「空軍幼年學校」，白崇禧以為世界各國都培養優秀空軍人才，蘇聯、德國、日且有幼年空軍學校，自小養成犧牲精神，鍛鍊強健體魄，使其將來能順利擔任冒險犯難任務。就中國一般青年而言，體格不健，學力也優劣不等；所以他建議成立「空軍幼年學校」，從小培養起。招考高小畢業學生，受訓六年（初高中各三年）；除普通中學課程外，並教授初級的軍事學識，加強如跳傘、滑翔等多種體能技藝訓練，此議經中央採納，在四川灌縣設立空軍幼年學校，由陳嘉尚任校長，來臺後屢次擊落中共飛機的空軍英雄，多係該校出身。

第二個建議是設立「空軍士官學校」，白崇禧以為德、日、俄等國空軍編制，分軍官、士官兩種；美國因教育普及，所以不分官兵，只分隊長與隊員。我國不如美國普及，如以大學生為隊員而犧牲，實補充不及。所以白崇禧建議成立「空軍軍士學校」。此建議也經中央採納，由劉炯光為校長，有些中學畢業生，也來投考。後以軍士作戰有功，不能升為隊員，未免委屈，所以現在我空軍也採用美制，分為隊長和隊員。

第三個建議是成立「空軍通信兵學校」，白崇禧以為空軍通信如空對空和空對地，都非常重

要。而我空軍並無通信兵科，只有「通信兵訓練班」，為技術人員。所以白崇禧有此建議，並希望成立空軍通信兵科。當時，曾有空軍人員有相反意見說：「通信兵豈可單獨成為兵科？」他回答說：「陸軍既然可以，空軍有何不可？必要時，通信兵也可以武器射放。」此議也終被採納。

督訓改進國軍素質

民國廿七年，中央軍政中心在武漢，軍委會改組所屬機關，轄「軍令部」、「軍政部」、「軍訓部」、「政治部」、「海軍總司令部」、「航空委員會」、「後方勤務部」、「校閱委員會」、「撫卹委員會」。

「軍訓部」下設：辦公廳、步、騎、砲、工、輜、通信、機械等兵監及「國民兵教育處」、「軍學編譯處」及「總務廳」。其職掌為：軍隊教育、軍事學校教育、國民兵教育（含學校軍訓和壯丁訓練）以及軍用教材、圖表的編纂與審核。

「軍訓部」的前身是「訓練總監部」。按照日本的軍制，訓練總監和陸軍部長、參謀總長為等量齊觀的陸軍首長，權勢很大。可是我國雖然仿照其體制，但實質上還有一大段距離。如最後一任總監唐生智，只把這個機關職位當做酬庸性質，根本很少去辦公。自己先不重視，別人也視其為冷板凳衙門。改組為「軍訓部」後，白崇禧為部長，並兼「校閱委員會」主任委員。他秉持一貫的實事求是的作風，在各次長以下同仁的協同努力下，切實去實行，並且提倡人事權衡以訓練為依據，再加上他到處演講與校閱，漸漸的使

各單位對訓練工作多所重視。有一次，他在西安、洛陽一帶校閱時，胡宗南、蔣鼎文等人認為「軍訓部」很重要。

軍隊教育 根據武漢軍事會議決定的原則：「戰略要持久，戰術要速決，面對裝備優勢的敵人，要採用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，要集小勝為大勝，以空間換時間」。「軍訓部」乃依此原則頒佈戰時軍隊教育令，要點如下：

1. 基本教育時間盡量減少，對士兵教育着重戰鬥教育、精神教育及軍紀教育，使士兵在短時間內能負起作戰任務。

2. 使各級指揮官與幕僚養成指揮能力，各兵種能協同戰鬥教育。

3. 以三分之一的時間，訓練游擊戰及夜間作戰。另外還頒佈「整訓部隊教育綱領」、「游擊隊綱要」到各戰區，作為實施戰時計劃的依據。

為了加強切實實施軍隊訓練，「軍訓部」令各戰區成立「戰區幹部訓練團」；各集團軍，或軍、師成立「戰時幹部訓練班」或「軍士訓練班」，「軍訓部」本身也組織若干「巡迴教育班」，分派到各戰區，對幹部訓練團、訓練班等教育機構的使用新兵器裝備，加以示範演習，由幹部普及到官兵大眾。

校閱委員會 軍委會以我陸、海、空各兵種繁多，為了瞭解各部隊的訓練情形，組織「校閱委員會」，直隸軍委會，由軍訓部長兼任主任委員，軍委會各有關部會首長或次長兼任委員。下設若干「校閱官組」，選調有關部會及各軍事學校成績優良的軍官充任校閱官，分派到各戰區

擔任校閱工作，輪流施教。或者應從委員長親臨校閱，或隨從參謀總長、副總長代臨校閱，或經由各「校閱組」秉承委員長的命令校閱，接受校部隊整訓期間的久暫，賦予適合於進度的測驗科目。全國部隊經過「校閱組」較長時期的督訓、策勉，氣象日新，戰力漸強，各級部隊長對於「教育訓練班」提高興趣，也提高對於部屬學習技能的熱忱。

中央為配合校閱的進行，也嚴令作戰成績與訓練成績並重，校閱成績為升遷黜陟的標準；各軍、師單位校閱成績的優劣，為獲得優先補充的依據。因此部隊風氣逐漸好轉，士氣也日見發揚。

此外，「校閱委員會」並注意以部隊的歷史及紀律精神，以及經理衛生等項的總合成績，來評定等級，以作日後用兵的參考，並且建議軍委會明定獎勵。

「校閱委員會」於民國廿九年成立，到民國卅二年，「軍訓部」建議將「校閱組」取消，成立「督訓處」，除了校閱，還加強了督練的職責。於是，校閱的工作，進入新的階段；而以戰略預備隊為基礎。

各督訓官均經嚴格選拔學驗均優者擔任，自處長以下，都能嚴於己寬於人，與部隊協調和諧的工作，解答各種疑難問題，對操場、野外、講堂都有示範動作，對各種演習都有適切的講評。所以自實施督訓以來，成效很好。

多年來，經過校閱、督訓，基本教育方面，以孫連仲、張自忠等北方部隊較好，整齊嚴肅。戰鬥教育、戰鬥訓練，則以杜聿明的第五軍和關

麟徵的五十二軍為最優。白崇禧在軍隊訓練方面，曾經提出整個計劃，想在大後方分區成立部隊演習場，每個演習場內可容駐一個師的兵房，內有各種演習設備、各兵科射擊場，以便在後方整訓的部隊輪流調到演習場，實行戰鬥演習。如此，訓練可以統一，以免各部隊自設演習場，費錢多而不完備、不統一。當時，已在貴州札佐成立第一個演習場，本想逐漸推廣到川、滇、黔等省，但限於經費，未能完全貫徹。

軍事學校教育 中央退到武漢後，蔣委員長指示「軍訓部」，要訓練幹部，人數多，時間短，注意戰鬥教練，減少制式教練。白崇禧奉令後，一面修改典範令，講求戰教合一。講堂所講的，就是操場所操的；操場演練的，就是戰場所用的。一面加速幹部的培養。

軍事學校分養成教育與召集教育，養成教育，要能每年補充三萬幹部，自非一個軍校所能養成。因此逐漸成立九個中央軍校分校，於陝西漢中、湖南武崗、江西瑞金、貴州獨山、雲南昆明、廣西桂林、陝西西安、湖北均縣、新疆迪化。為使其能速成，最初教育期間定為八個月到一年，後來，我們多用游擊戰，傷亡減少；敵軍南進後，我軍感受壓力也減輕了。教育的方針，也改過去的偏重質量為質量兼顧，於是把教育期限改為由一年延長到一年半，並且要求各戰區成立「幹部訓練團」，召訓其中下級幹部，增加其學養，提高其素質。

召集教育，是調現役幹部到各兵科學校接受短期教育。有步、騎、砲、工、輜、通信、機械

七個兵科，步校在貴州遵義，騎校在甘肅天水，砲校在貴州都勻，工校在湖南零陵，輜重兵校在貴州龍里，通校在貴州貴定，機械化校在湖南洪江。另在西北的甘肅臨洮設步兵分校，陝西寶雞設砲、工、輜、通聯合分校，教育的重點，在使受召集的幹部學習使用新武器，俾使返回部隊後轉教其他幹部與士兵。

民國卅二年中印公路打通後，美械源源而來。因為接受美械，又在昆明和桂林設立兩個訓練團，美軍也派來若干幹部擔任教官，講解和督導新武器使用方法。白崇禧親臨視察，相當精細，很快的發現問題。因為度量衡，英美採英尺，我們採公尺；砲兵射擊口令，美國人說三〇〇，我們說三百。於是他建議仍用我們的辦法叫三百，度量衡也以公尺公斤為準（因為度量衡要改全軍都改，不能單單使用美械改）。得到史迪威的同意；並且頒發小冊子說明英尺與公尺的差等。

他在軍訓部長任內，處事非常認真，也非常客觀，不怕得罪人。一次他到成都中央軍校，教育長陳某（校長由蔣委員長兼）有報告給蔣委員長，說是本校的人少，分校的人多，如此弱幹強枝，革命精神不能充份貫徹，因此今後分校應該脫離「軍訓部」管轄，而歸本校管理，直屬委員長。委員長交白崇禧核議，他毫不客氣的作客觀的建議：

「不管是養成教育和召集教育，應該統歸軍訓部督導，我們期望每一個幹部都要養成革命精神，做一個良好的戰鬥指揮官，不應該有弱幹強枝的顧慮。如果因為軍訓部長不能稱職，可以

換軍訓部長。國家設官分職，最高統帥日理萬機，不能事事由最高統帥辦理。」

蔣委員長閱後批示：「該教育長糊塗已極，所請應毋庸議」。

不久，軍校又發生學生搶槍的事故，白崇禧遂報告委員長將陳撤職。

國民兵教育 國民兵教育就是壯丁訓練和高中大專學生的軍訓。照中央的徵兵法令，十八到四十五歲的男子，都應該接受國民兵訓練，在不妨礙生產的原則下，各縣市編組實施。這也是我國古時全國皆兵，寓兵於農的良好制度。壯丁訓練要養成全國壯丁的軍人精神紀律和生活習慣；以及戰鬥上的若干技能。俾使戰時徵調，再施以短期訓練，即可上戰場。

抗戰時，因為鄉村組織戶口資料的不健全，加上民衆逃兵雖，流動性大，所以能普遍實施壯丁訓練的省份不多。

學校軍訓，規定在高中及其同等學校養成預備軍士；大專養成預備軍官，利用暑假集中訓練，此事在抗戰前，就已經實施。因遷就事實，沒有現在的設備全、時間長。但抗戰時，並未將文學校訓練的預備幹部編入部隊服役。因為不但訓練不夠，而且也無可以依據的法令。

但學校中的軍事管理，是收到效果的。教官由軍訓部派，已能做到生活紀律化，行為規律化。

統一教材教程，因為過去各軍曾用過德式操典、日式操典，尤其馮玉祥都會用過俄式操典，各自為政，未能統一。所以「軍訓部」成立後

，就特別重視各軍的教材教程。先由各兵科起草，經過本兵科審查，編成草案，發到各戰區，簽註意見，彙交「軍訓部」；再發交各兵科學校逐條演練，再呈「軍訓部」召集各兵科學校的代表開會，逐條討論修改。白崇禧對此非常重視，除非有要公，一定出席親自主持（偶不得已，也令次長劉士毅、王俊代理），要求出席會議人員，不論階級，有意見儘管發表，儘管辯論；辯論無結果，再請教外國專家。

比如步兵操典中防禦一項，有兩種不同意見：一是消滅敵人於陣地之前（日本操典），一是消滅敵人於陣地中（俄國操典），辯論很久，相持不下，於是寫信去「陸大」和「國防研究院」徵求意見。結果兩種意見都有，主張用日本的，是說利用縱深火力，殺敵於陣地前；主張用俄國的，則說利用斜射，等待敵人衝進陣地後，以側正各方面火力消滅敵人，再經討論，仍無結論。白崇禧乃提出他的意見，提付討論。他主張條文應為：「消滅敵人於陣地前或陣地內。」

理由是：「戰略戰術本應靈活運用，若有足夠縱深的火力消滅敵人於陣地前，可免敵人突進陣地動搖軍心，固然很好。如不能，敵人已入陣地，自然仍須用各種方法消滅敵人。」

白崇禧並且強調大家不要因為部長提的，就不敢有異議；有意見儘管提出。結果都同意他的修正意見。

由此可知，白崇禧領導「軍訓部」修定軍中的典範令，是要適合戰場實際的效用；不是空談理論，在這樣審慎研討下，共頒發各兵科典範令

十八種之多。

此外，對於各軍事分校及兵科學校所用的軍事教程，如戰術、築城、地形、兵器四大教材和其他教程；以及軍用圖書圖表；乃至私人對軍事方面的著作翻譯等等；都要事先送由「軍訓部」審核，才能頒發印行。同時爲了保障和鼓勵私人從事軍事學術的研究與著述，也有保障其版權的辦法。

首任國防部長理想

抗戰勝利後，軍委會撤銷，政府成立「國防部」，白崇禧爲首任部長，最初白崇禧讓何應欽，他個人願在東北任一軍職，策劃收編日治時期之東北偽軍，維持東北治安，國軍則全力剿滅共軍。但蔣中正主席已另有借重何應欽（蔣主席已內定何應欽出任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），勉白崇禧充任是職，擘畫建軍，挈領提綱，曾制訂「總體戰方案」，以適應戡亂剿共之需。

民國卅五年三月，蘇俄紅軍撤出東北時，將接收日軍的武器轉交共軍林彪部，共軍乘國軍未

到之前，襲佔四平街，等到國軍到達，遂成相持不下之局。白崇禧奉令前往督戰，指揮新一軍孫立人、新六軍廖耀湘等部，經三天三夜激戰，始將林彪部擊潰，進到長春、吉林，白崇禧主張繼續追擊到佳木斯、滿州里，將林彪所部徹底消滅，然後調回五個美械裝備軍到華北，協助剿共，必能迅速成功。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白崇禧回到南京就任國防部部長，由杜聿明繼續指揮，中共因受馬歇爾的壓力，下令停戰。以致白崇禧的構想未能實現。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 叢書 黃沙碧血戰新疆全一冊

郭 岐 將 軍 著
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爲抗戰名將郭岐將軍繼「南京大屠殺」之後又一精心力作，要目有：死而復活似有天意。蘇俄對新疆的謀略。德蘇異勢史曾翻臉。俄人毒狼埋雷阻撓。空中烏瞰雪封山河。嚴寒之下凍成殘廢。大坂城痛殲蘇俄軍。平沙萬里車行如矢。移防指揮發生歧見。歐戰局勢影響新疆。隻身赴任西出陽關。精河空城狗也可憐。平沙細流構工困難。沙場喋血全團犧牲。死去活來力疾脫走。天馬突至再闖虎口。夜飲馬血臨淵照影。電話中斷情勢有變。敵人焚橋我軍搶渡。百餘孤軍絕地噩夢。無定河邊白骨遍野。狼嚎狗吠大野恐怖。一覺醒來已成俘虜。攻心之戰唇槍舌劍。空襲叛軍打開僵局。張治中玩和談花樣。主義之爭抗戰之辯。受難英雄冷落待遇。假借和談獨自貪功。涼州道上已近故鄉。戰犯審判返京作證。附錄：丁慰慈「血淚山河新疆行」，李郁塘「馬仲英魂斷莫斯科」、「楊增新才大識遠」等篇，喬家才博士、張大軍教授作序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五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